



我的读书故事

□韩明方

“窗竹影摇书案上，野泉声入砚池中。”曾经，我一直向往这样一种诗意生活，松风煮茗，竹雨谈诗。与书为伴，无论现实多么喧嚣，都能在心里留一块地方，种下阳光的种子，收获美好的心情。

我喜欢读书，是受我父亲的影响。父亲是个书迷，只要有闲暇时间，他便会燃一支烟，捧一本书，瞬间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。父亲那时读的书较杂，印象中以武侠小说、《故事会》等居多，所以我最早接触的书都是父亲读过的所谓“闲书”。小时候的寒暑假，是我读这类“闲书”的奢侈时光。那时一个暑假，我可以把一部厚厚的《剑箫传》读两遍。“闲书”激发了我的读书兴趣，也培养了我的想象能力，从那时起我就喜欢在脑海中想象编织属于自己的故事。

真正引发我对文学作品产生兴趣的是初一的第一节语文课。那时，语文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，三句诗词深深吸引

了我，我只觉得心中有种说不清的情绪在蔓延。后来我才发现语文课本上居然有那么多名家经典作品，于是便如饥似渴地读着，心中的欣喜又多了几分。发现文学作品的奥妙之后，我便经常跑到学校旁边的书店借阅。巴金的《家》、鲁迅的《呐喊》、冰心的《小桔灯》等作品就在那时闯入我的世界。我不仅爱读那些作品，而且在自己的作文练习中还总想尝试模仿那些大作家的语言去写作。因此，初中时代，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诵读。也是从那时我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，直至上师范院校后，我依然保持着记随笔的习惯，把学习、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诉诸笔端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至今还保留着学生时代的日记。

进入师范学校，学习时间的相对宽松，让我有了更多时间去读自己喜欢的书。学校图书馆变成了我经常去的地方，只要有机会便去那里借阅。《呼啸山庄》《茶花

女》《飘》等外国名著让我的眼界开阔，也让我更加痴迷于文学，为《欧也妮葛朗台》中的女主人公欧也妮黯然神伤，为敢于向上流社会提出挑战的叛逆女性安娜拍案叫绝，欣赏简·爱为人处世的不卑不亢，同情于连为改变命运的不择手段，而《我的大学》告诉我，只有经受多方面的生活考验，才能明白生活的真谛。工作后，经济条件允许了，我慢慢积累起属于自己的书，阅读涉猎的范围也更广，书柜里满满的书是我最大的财富，十几年与书相伴，我做了大量读书笔记，也从读书中体会到人生真谛，我的人生因为有书的陪伴而充实有意义。

正如德国诗人歌德所言：“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交谈。”参加工作后，为了更好地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，我开始读各种各样的教育类书籍。魏书生的《班主任工作漫谈》引领我进入了一个处处都是发现，处处都是人生感悟的

奇妙境界。《奶蜜盐》让我明白了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们要像阳光雨露般滋润孩子的心灵，给孩子添加足够的“奶蜜盐”。龙应台的《孩子你慢慢来》告诉我用温情引领孩子认识世界，用潜移默化的方式教育孩子“像一株小树一样正直”地成长。读书让我找到了工作的自信，教学的底气，更是让我走出了工作中的失落和迷茫。自己读的同时，我也鼓励孩子们多读书，班里越来越多的孩子变成了“小书迷”，课间餐后，只要一有时间，他们就会拿起书津津有味地读起来。假期里，我和孩子们同步阅读，互相比赛，写读书心得。已为人师的我用自己亲身教学经历坚定了自己的观点：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终身的伴侣。

书海觅踪，书海成人；书海里滋养树蕙，培菁育英；书海里净化心灵，愉悦心性。隐居书林，在文字中小憩，读书吧，让我们为忙碌的灵魂寻一处归处。

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

□王筱

《傅雷家书》作为枕畔之书，已伴我二十年。每每捧读，心头总涌起潮汐般无可抑止的感动与震撼。

家书因其私密性以及无功利性，最少矫揉造作，最能坦露襟怀，最见作者本色。《曾国藩家书》《两地书》早成经典，而《傅雷家书》无疑是当代家书翘楚。从1954年1月自责于“虐待”儿子起，到1966年9月遗书中自遣于“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”终，除1958年12月傅聪出走后的那10个月有所断缺外，近200封家书，纵贯近12年。或论艺术，或谈教育，或讲道德，或探讨人生哲学，《傅雷家书》被誉为“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，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、呕心沥血的教子篇”。

第一封家书写于1954年1月，缘于傅聪出国参加比赛并在波兰留学。爱子远行，傅雷既兴奋又不舍，深深的父爱转化成以往严苛于子的内心自责，连绵而细腻，短

短半月间，三封家书，无不流淌着亲子之爱。一向不苟言笑、严谨自持的傅雷剖析自我深刻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，其间自责与欣慰交织、快乐与思念相伴，严父情怀展示得淋漓尽致。教子之严、处世之正尽现于字里行间，傅聪字迹潦草，他详细讲解某字草书的写法；儿子离家万里，其进步在傅雷眼中也更明显，笔触间跳跃着欣喜与激励；儿子率性而为，有话直说，待人接物尚待磨炼，他就现身说法，即使穿衣、握手、交友、恋爱等生活小节也都掰开来、揉碎了细讲，看似烦絮却又凝聚着爱怜，如此等等，在在皆是。读过一通通家书，一位伫立窗前、遥望高天、双目充满着深爱与期待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浮现眼前、跃然纸上。

傅雷不是伟大的钢琴家，但他对音乐的本质认识深刻，在傅雷与罗曼·罗兰、黄宾虹等大师的通信中，通过他一系列谈艺术的论述，足见其艺术造诣之深。20世纪

80年代傅聪在谈到家书影响时，深感傅雷在钢琴理论指导乃至具体指法上的点拨使其受益终生。傅雷的生活严谨刻板，很少变通与妥协，这也使他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中不够圆滑，但正是这种耿介与正直使他对翻译、对音乐、对世事的洞察更深更透。他与儿子深入探讨儒、释、道等传统文化，剖析李杜诗歌的差异，以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儿子，系紧爱子与祖国母亲之间的脐带，其熔铸古今中外的真知灼见熠熠闪光，其对艺术追求的执着与痴迷令人景仰。

傅雷真实，他从不做“乡愿”，而是秉笔直言，有话直说。家书是他性格最本真的体现，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从他的血管里流淌出来的，都渗透着他的思索与睿智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一向特立独行、不爱参政议事的傅雷，欣然投身国家建设的热潮之中，他系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，并结合自身经历深入探究，决不盲从、决不照本宣科。他参加政协，踊跃发

言，直指主题，决不拖泥带水。他把祖国变化的剪报寄给儿子，使之无论身在何处，都坚定那份拳拳的爱国之心。这样，即使傅聪去国千里，但神州大地的翻天巨变始终在家书中不断呈现。他痛斥那些不良现象，如作风浮躁、路径错乱、人性复杂等，他那份绝不包装的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真爱袒露无遗。附录的遗书，如空谷绝响，深烙着傅雷的印记，深烙着几千年来“士”的风骨与气节，深烙着融入与改变之时折射于其内心的艰苦挣扎与煎熬，它是傅雷夫妇赤子之心的明证，是当代历史最个性化的表述。

杜工部说“家书抵万金”，他说的多是战火纷飞中亲人的期盼，《傅雷家书》不然，它无意结集却一版再版，这无心所植之柳早已蔚然成荫。读着近200封家书，感悟一个高尚的灵魂，学做人、学做事，穿越时空与先哲开展不会断绝的心灵对话，幸何如之！